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 丁玲

丁玲很长时期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但她从不动摇自己的信仰，  
不稍减对人民的热情，  
总是保持着一种豪放、乐观的心绪。  
她也伤感过，却觥自拔。  
我们长期在困境中，经常互相勉励。  
我看到她不断地锤炼自己，自我斗争，  
默默地向更加完美的方向努力。

本书序言·陈明



——文匯出版社



---

学 · 生 · 阅 · 读 · 经 · 典

---

# 丁 玲

---

李 涵 选编

---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丁玲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

(学生阅读经典/萧关鸿主编)

ISBN7-80676-033-4

I. 丁... II. 丁... III. 丁玲(1904~1986)

—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775 号

学生阅读经典——丁 玲

---

作 者/丁 玲

丛书主编/萧关鸿

选 编/李 涵

责任编辑/何 璟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社 址/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00 千

印 张/9.875

印 数/1-6000

ISBN7-80676-033-4/I·014

定 价/16.00 元

# 序言

陈 明

1986年丁玲走完了八十二年的人生道路，离开了这个世界。丁玲走了，但人们没有忘记她。她的著作不断再版；她的作品被收入各种文集；继十卷本的《丁玲文集》出版后，十二卷本的《丁玲全集》在新世纪初又将问世。

文汇出版社选编的《学生阅读经典》的丁玲卷，是向青年学生推荐的丁玲作品。这些作品写于各个历史时期，虽然只是她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却可窥见其创作的一生。

在革命的征途上，丁玲历经坎坷，遍尝艰辛，但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勇往直前，恰似飞蛾扑火；在创作的道路上，丁玲拥抱时代，深入生活，联系群众，辛勤耕耘，即使被剥夺写作权利长达二十多年，仍常在心底酝酿她的作品，一旦拿起笔来，思如泉涌，在她生命的最后六、七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真如同春蚕吐丝。

我认识丁玲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成立时。她是团的主任，我负责宣传股。西战团的成员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而丁玲已是成名的作家，大家对她很尊

重,不苛求她做什么具体工作。但她是个实干家,工作亲自动手,生活和大家一样,有时似乎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热情天真。我们清晨列队跑步,她总在后边跟着跑;我们练歌,她也跟着唱;演戏需要剧本,她就写;戏里缺角,她就粉墨登场。她对团里每个同志都那么热情真诚,特别是对一些思想比较落后的同志,她总能发现并看重他的长处,认为正是这种人更需要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她在西战团一年多,全团团结得像一个人。

丁玲重视深入生活,联系群众。她到农村去,就和农民交朋友,四一年在延安川口农村,她和房东一家处得非常好,女主人一定要同她结拜干姐妹;四四年在延安麻塔村时,她同患柳拐子病的村长婆姨躺在一条炕上谈心。后来,在桑干河畔,在石家庄和黑龙江农场,在山西的漳头村,她到处都交了朋友。她常常想念他们,他们也挂念她,只要知道她住的地方,就会写信来谈工作、谈心事。石家庄解放后,她在郊区农村住了五个多月,主持土改工作,几乎天天吃糠饼子,但她从不以为苦。土改工作结束,她还想留下来当村支部书记。从五八年起,她在黑龙江一呆十二年,如果不是“四人帮”抓她坐牢,她还不愿离开那里呢。

丁玲很长时期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很大的委屈。但她从不动摇自己的信仰,不稍减弱对人民的热情,总是保持着一种豪放、乐观的心绪。她也伤感过,却能自拔。我们长期在困境中,经常互相勉励。我看到她不断地锤炼自己,自我斗争,默默地向着更加完美的方向努力。

丁玲的作品和她的为人一样,热情、真诚,对未来充满信心。从她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她对她所塑造的人物,如莎菲、贞贞、陆萍、杜晚香等等,充满了热烈的爱,以及无限的同情和希望。正如她自己常说的:革命者对党、对人民,应当“一往情深”,不

能等价交换。她的作品始终贯串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一往情深”。

丁玲的创作源于生活。她作品中的人和事,大多是她经历过或看见过的。她的小说,没有生编硬造的情节,没有悬空虚构的人物。她从生活中撷取人物和事件,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感情去刻画、去塑造。我读她的作品,往往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但又与生活中的人物、事件不完全一样,线条更清晰,色彩更明亮,高的更高,低的更低,用文学术语来说,大概就是更加典型化了。因此,她的作品容易使读者相信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有的读者甚至“对号入座”,说这个人就是自己。

曾经有人问丁玲受到哪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丁玲说:

一个伟大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可以影响读者的。一个开始写作的人,最初动笔时,可能会模仿某一部作品。我喜欢的外国作家很多,但我最喜欢的是我们自己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我很想学习这两部书怎样写人写事,可惜没有很好地学到。除这两部书外,我最感兴趣的是观察活着的人和在发展变化的事。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丰富的现实的社会。

关于丁玲的为人和她的创作,我只简单地说这些,希望对青年读者有所帮助。

2001年10月

# 目 录

序言/陈明

## 上 编

---

|              |     |
|--------------|-----|
| 莎菲女士的日记····· | 3   |
| 阿毛姑娘·····    | 45  |
| 自杀日记·····    | 87  |
| 我在霞村的时候····· | 97  |
| 夜·····       | 118 |
| 在医院中·····    | 127 |

## 下 编

---

|              |     |
|--------------|-----|
| 彭德怀速写·····   | 151 |
| “三八节”有感····· | 153 |

|                      |     |
|----------------------|-----|
| 风雨中忆萧红·····          | 158 |
|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             |     |
| ——记胡也频·····          | 163 |
| 悼雪峰·····             | 184 |
|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     |
| ——给孙女的信·····         | 190 |
| 我的自传·····            | 202 |
| 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     | 206 |
|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     |
| ——回忆与随想·····         | 212 |
| 鲁迅先生于我·····          | 241 |
| 莫干山的冬天·····          | 259 |
| 牛棚小品·····            | 265 |
| 附：一九六九年在二十一队的日记片断··· | 301 |

# 上编



# 莎菲女士的日记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炉。我知道，这是那样都不能再睡得着的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

过在没有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像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些什么六〇六，百灵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练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是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讪不周的讪闻之类。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是不断的有人在那电机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沉沉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的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同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得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有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

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有多么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的，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的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是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来。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能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的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

磨炼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毓芳却邀了剑如来。我气得只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剑如,她是够多么可以损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为她的容貌,举止,无一不像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竟不觉的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我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但后来,我却遭受了一种不可忍耐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痛恨我那过去的,已不可追悔的无赖行为:在一个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给了她八封长信,而未曾给人理睬过。毓芳真不知想的哪一股劲,明知我已不愿再剔起从前的事,却故意要邀着她来,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愤恨一样,我真气了。

我的笑,毓芳和云霖是不会留意这有什么变异,但剑如,她是能感觉得;可是她会装,装糊涂,同我毫无芥蒂的说话。我预备骂她几句,不过话只到口边便想到我为自己定下的戒条。并且做得太认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们玩。

到真光时,还很早,在门口又遇着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她们,并且我无缘无故的生气到

那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们说到热闹中，我丢下我所请的客，悄悄回来了。

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谁也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别人说我怪僻，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时常在讨人好，讨人欢喜，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去说那太违我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

夜深时，全公寓都静静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还能伤心什么呢？

##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来电话。毓芳是好人，她不会扯谎，大约剑如真是病。毓芳说，起病是为我，要我去，剑如将向我解释。毓芳错了，剑如也错了，莎菲不是欢喜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朋友们好，便好；合不来时，给别人点苦头吃，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还以为我够大量，太没报复人了。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并且剑如病，还可以减少点我从前自怨自艾的烦恼。

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像野人一样的在得意的笑了。苇弟是从东城买了许多信纸信封来我这里玩，为了他很快乐，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却快意起来，并且说：“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不要以为姊姊是像别的女人一样脆弱得受不起一颗眼泪……”

“还要哭，请你转家去哭，我看见眼泪就讨厌……”自然，他不走，不分辨，不负气，只蜷在椅角边老老实实无声的去流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那末多的眼泪。我，自然，得意够了，是又会惭愧起来，于是用着姊姊的态度去喊他洗脸，抚摩他的头发。他镶着泪珠又笑了。

在一个老实人面前我是已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当他走后，我真又想能抓回他来，只请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请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了吧！”

### 一月一号

我不知道那些热闹的人们是怎样的过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个鸡子，鸡子还是昨天苇弟拿来的，一共是二十个，昨天煨了七个茶卤蛋，剩下的十三个，大约总够我两星期来吃它。若吃午饭时，苇弟会来，则一定有两个罐头的希望。我真希望他来。因为想到苇弟来，所以我便上单牌楼去买了四盒糖，两包点心，一篓橘子和苹果，是预备他来时给他吃的。我是准断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来。

但午饭吃过了，苇弟却没来。

我一共写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几天苇弟买来的好纸好笔。但我想能接得几个美丽的画片，却不能。连几个最爱弄这个玩艺儿的姊姊们都把我这应得的一份儿忘了。不得画片，不希罕，单单只忘了我，却是可气的事。不过为了自己从不曾给人拜过一次年，算了，这也是应该的。

晚饭还是我一人独吃。我烦恼透了。

夜晚毓芳云霖却来了，还引来一个高个儿少年，我只想他们才真算幸福；毓芳有云霖爱她，她满意，他也满意。幸福不是在有爱人，是在两人都无更大的欲望，商商量量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自然，也有人将不屑于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却与我的毓芳无关。

毓芳是好人，因为她有云霖，所以她“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她去年曾替玛丽作过一次恋爱婚姻介绍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苇弟好。因此她一来便问苇弟。但她却和云霖及那高个儿把我给苇弟买的东西吃完了。

那高个儿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上面，从来我是没有留心到。只以为一个男人的本行是在会说话，会看眼色，会小心就够了。今天我看了这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注有一种高贵的模型，我看出那衬在他面前的云霖显得多么委琐，多么呆拙，……我真要可怜云霖，假使 he 知道了他在这大人前所衬出的不幸时，他将怎样伤心他那些所有的粗丑的眼神，举止。我更不知当毓芳拿着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时，是会起一种什么情感！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风仪来煽动你的心。如同，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是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